

红萝卜，白萝卜

□曹春雷

春声雷动



曹春雷，省作协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在秋天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：有个小院，院里有道篱笆，篱笆上有几朵喇叭花，篱笆下是菜地，菜地里有萝卜，红的、白的。没事时，挨着篱笆，拿个马扎坐下，看书，看得累了，就看萝卜。

在乡下，我就有这样的小院。小院里的篱笆是母亲用秫秸扎起的，圈起来的地方，母亲种了红萝卜、白萝卜。篱笆是用来挡鸡狗鹅鸭的，虽然歪歪扭扭，但风吹也不倒。

为什么要种两种萝卜呢？有一次我问母亲。母亲正坐在篱笆旁，忙着针线活，秋日的阳光，正暖暖地照在她的脸上，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因为好看啊，有红的、白的，都水灵灵的，看着多滋润啊。”

萝卜确实是美的。白萝卜高挑，腰纤细，肤洁白，若凝脂，如碧玉，是不胜娇羞的姑娘。红萝卜圆滚滚的，坐在菜地里，腆着大肚子，像“弥勒佛”，总是乐呵呵笑着，这种胖胖的美，是“憨厚”的美。

没事时，我喜欢拿个马扎，在篱笆旁看萝卜。萝卜看我。我们对视。海子说：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”我现在就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此刻，世界与我无关，我只关心萝卜。我想和它们对话，想知道它们从一粒粒种子，是怀着

怎样的梦想，破土而出，终于能在这里和我一起沐浴阳光的。

有人说，喜欢与植物对话的人，心一定是柔软的。我深以为然，不柔弱，你的心怎能静得下来？不静下来，又怎能听到植物的声音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，又怎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呢？

喜欢萝卜，更因为它身上浓浓的烟火气。这种烟火气，是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不是俗气，而是雅气。萝卜有很多吃法，生吃萝卜、凉拌萝卜、水煮萝卜、腌萝卜条、晒萝卜干，当然也可以萝卜炖菜。

我最喜欢的吃法是生吃萝卜，只有生吃，才能最好的品尝萝卜的味道。把萝卜洗干净后，剥去外皮，直接生吃。或者把萝卜切成圆片状。吃一口，脆、甜又略带辣。清淡，但又很有味道，这就是我所喜欢的。人生也是这样。

立冬后，母亲就把篱笆下的萝卜拔了，放进院子前的地窖里。想吃时，就到地窖里取上几个。有时我回乡下，母亲会装上一些萝卜，让我带回城里。漫漫冬夜里，我将萝卜洗了，切了，一片一片地嚼，慢慢地会嚼出岁月的味道，母爱的味道，还有人生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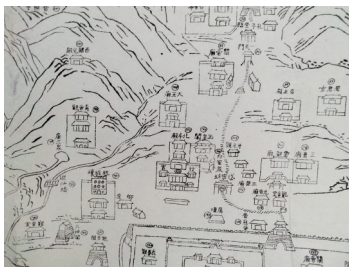
泰山“平”谈



赵波平，泰安人，泰山景区中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刻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泰山上的黄河神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《泰山·一种中国信仰专论》中大王庙。

泰安旧城仰圣门北为岱宗坊。坊南北两侧原有庙宇相连，分别有丰都庙、三曹庙、升元观、三皇庙、玄帝庙、观音堂、梳妆楼、行宫、玉皇阁、北斗殿、青帝观、后土殿等。其中，金龙四大王庙在北斗殿北，人称大王庙，实为河神庙，御史郡人赵弘文曾为重修庙碑记篆额。民国《重修泰安县志》卷二载：“金龙四大王庙，在玉皇阁北偏。按，神为南宋谢绪，行四，隐金龙山，宋亡，投砮水死。明天启四年以拥护漕河封今号，祀于单县之黄堍。清康熙元年祀此，有王纪碑。”

金龙四大王是黄河神，管河中风浪，全名叫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。传说河神姓谢名绪，钱塘安溪人。其祖父谢达被封为广德侯，并建庙祭祀。谢达有孙四人，谢绪行四，曾在金龙山建白云亭。他于宋末隐居到苕溪，时刻不忘恢复中原。到宋朝灭亡后，他誓曰：“吾生不能报宋，死若有知，必展此志。”遂投苕溪死，时苕溪忽然暴涨至丈余。人们都以为是谢绪显灵了，就在金龙山给他立庙。据说朱元璋率兵与元军在吕梁鏖战。一天，朱元璋见云中有一名天将挥戈驱黄河倒流淹了元军，元兵大败。夜间，朱元璋做一梦，梦见一书生拜见，自称钱塘人，姓谢名绪，玉帝特派遣其为河伯官，今天特意来帮助灭元军。朱元璋醒后，回忆梦中情形，即封谢绪为金龙四大王。此后，人们在黄河或运河沿岸建庙，祭祀金龙四大王。金龙四大王常是紫袍金身、顶盔披甲、手持钢鞭的形象。商人、船家、渔民岁时奉祀，祈求免遭风浪，多有渔获。沙畹《泰山·一种中国信仰专论》（秦国帅、雷阳译）记载：（大王神像）他右手拿着一把宝剑，左手拿着一块金锭。

为什么在泰山建黄河神庙？或因泰山俯瞰黄河，为黄河安澜入海屏障；或因自古朝廷治河、治运成功后，必到泰山告成功；或因济运之水来自泰山。总之，建黄河神庙于泰山，体现了古人河山一体的理念。

待到槐花飘香时

□徐文红

瞻鲁晒经



徐文红，中共党员，高级教师，国家心理咨询师、泰山名师、泰安市优秀教师。

“山上的槐花开了，周末上山喽！”我在群里“吼”了一嗓子，很快就聚了七八个好友。我们驱车从县城出发，向着我的老家奔去……

我的老家在南部山区，群山连绵，景色秀丽。我们停好车，徒步向山上走去。

“真香啊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。我们往远处一看，满山遍野一片银白，微风吹来，送来阵阵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“快看，蒲公英，我们挖吧。”女士们挖起了蒲公英。男士走出一段路后，见女士们挖起来没完，大喊起来：“快走了，我们是来摘槐花的，不要顾此失彼。”女士们快马加鞭追了上来。

“快看，牡丹！”护林员大叔的小屋前盛开着一簇紫红色鲜花。我们驻足欣赏，在山野中能见到这“高贵”的花，我们都觉得稀奇。“是芍药，儿子给我栽的。”大叔笑呵呵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越往上走，山路越陡。我们互相鼓励，继续前行。“到了，快看，蓝色的小屋。”走在最前面的小薛喊道。果然，蓝色彩钢瓦制成的屋顶在一树树洁白的槐花掩映下，是那么显眼。

蓝色的小屋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小屋建在山坡上，周围全是槐树。小屋南边有一条蜿蜒的小河，小河上面是一个小水库。水如明镜，青山倒映在水中，煞是好看。小河流淌着，欢快地流淌着。旁边有一山泉，泉水汨汨地冒着，成了我们的取水处。

大伙儿到达目的地后，把带来的食物、酒水放下，迅速散开，仨一伙俩一伙地摘槐花。

不摘槐花的伙伴也没闲着，取水、烧水，擦桌子、凳子，去河里洗碗、洗筷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烧水这活小吕最愿意干，只见他捡来干树枝、干草，找来三块差不多一样的石头，把它们放置成“三足鼎立”状，这就是“炉子”了。灌满一壶水，放在“炉子”上，点着干草，再引着干树枝，炉火旺了起来。

这边水烧开了，那边摘槐花的伙伴也回来了。喝茶、聊天。不知不觉已到中午。菜肴、酒水摆上桌，大伙围坐在一起，午餐开始。菜肴更美味，酒水更醇香。不觉间，已酒过三巡。

“来一首，来一首！”大伙冲着爱唱歌的小任喊。

“乌苏里江来长又长，蓝蓝的江水起波浪，赫哲人撒开千张网，船儿满江鱼满舱……”小任把矿泉水瓶子当话筒，真的唱起来了。

“阿郎赫那赫尼那雷呀，赫雷那尼赫雷那……”大家随节奏边拍手边和了起来，歌声响彻山间。

“大河向东流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……”唱。

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……”和。

一时间，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，欢乐的笑声荡漾在山谷。

不知不觉，太阳西斜，酒足饭饱的我们背着刚摘的槐花，踏着落日余晖，恋恋不舍地向山下走去……

朋友，待到槐花飘香时，你来吗？